

古今圖書集成

中国学术类编

典常官

六

(十六)



官 常 典 六

各部部名上所冠數字係在本典之原部次
各部部名下所附數字係在本典統編頁次之起頁

- 六二 諫靜部 六二九七
六三 忠烈部 六六五五
六四 風節部 七三〇五
六五 政事部 七三八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六百七十一卷目錄

諱諱部總論

書經

詩經

禮記

孔子家語

淮南子

說苑

白虎通

禮記

西漢書

性理大全

大學衍義補

官常典第六百七十一卷

諱諱部總論

書經

詩經

禮記

孔子家語

淮南子

說苑

白虎通

禮記

西漢書

性理大全

大學衍義補

一八四

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恭之罪常有常刑而况

於時官雖大似規天者乎

也左傳大夫錫爵而水規宣王

周景王將錫爵於仲州鳩曰

臣聞天子之令猶執

事事此類是也

伊訓

從諫弗咎先民將若

說命

命之日朝夕納諫以輔台德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

不命其承喻不載若王之休命

安陳氏曰主聖臣直導人使

聖德則有從諫之實雖不命

百川之不歸若無聖德必無

知命相之大本說以從諫兄

大德也

詩經

小雅板章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以豐城朱氏曰古人所以詢

官至理存焉不可以其人之

體記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六百七十一卷諱諱部

曲禮

為人臣之職不樂諫諍而不聽則迷之

也左傳大夫錫爵而水規宣王

周景王將錫爵於仲州鳩曰

臣聞天子之令猶執

事事此類是也

伊訓

曲禮

為人臣之職不樂諫諍而不聽則迷之

也左傳大夫錫爵而水規宣王

周景王將錫爵於仲州鳩曰

臣聞天子之令猶執

事事此類是也

伊訓

從諫弗咎先民將若

說命

命之日朝夕納諫以輔台德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

不命其承喻不載若王之休命

安陳氏曰主聖臣直導人使

聖德則有從諫之實雖不命

百川之不歸若無聖德必無

知命相之大本說以從諫兄

大德也

詩經

小雅板章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以豐城朱氏曰古人所以詢

官至理存焉不可以其人之

體記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六百七十一卷諱諱部

曲禮

為人臣之職不樂諫諍而不聽則迷之

也左傳大夫錫爵而水規宣王

周景王將錫爵於仲州鳩曰

臣聞天子之令猶執

事事此類是也

伊訓

第三〇八卷之四〇卷

主於爲利故曰月利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

陳者止君之失陳者猶君之失也故嚴陵方氏

曰陳善聞邪聞之故故諫不欲陳陳之則是暴君

之過失然有犯無隱則陳之矣諫諍之不以不得

已而後陳焉然則陳者非所欲也故以不欲言之

孔子未結

三恕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

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

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

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矣

疑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者明主高才之國

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

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

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矣

臣從君命矣矣臣從君命矣矣臣從君命矣矣

六本

孔子曰民難苦也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

誠以陽謀而昌業封以陰謀而亡君事乎臣父無爭

子兄無爭乎夫無爭如土無爭友而無其親者未之

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臣之子得之兄失之弟

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兄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

之兆家無悖戾之惡父子兄弟無失位及無絕也

論政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弊焉一曰諂諂二曰諛諛

三曰諂諛四曰諛諛五曰風諛唯度主而行之吾從

其風諛矣乎

淮南子

人間篇

魯哀公欲西營宅史事之以爲西營宅不祥哀公作

宅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輔曰吾欲

三不祥西營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復問曰何

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

祥也不聽諫諍三不祥也哀公默然然亦自反

遂不西營宅夫史以諍爲可以止之而不不知不事而

反取之也智者雖愚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

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解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

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

識義推道理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

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無野人怒取焉而棄之子

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

能聽說人嘗以大牢享野獸以九軀樂飛鳥也乎之

非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困往說之至見野人曰

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

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者此其無方也

昔者肅君朝於吳吳王曰之欲施之於海說者冠蓋

相望而弗能止當君聞之數辭說之數構素而朝仲

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也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

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公衡君朝於吳吳王

因之而欲施之於海執衡君之亡義而遭此難也吾

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請千真行

魯君名子真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所

患在所由之道微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歸太宰歸

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

吾因子也太宰歸曰子焉知結之不絕也子貢曰當

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仰知吾其曰不若仰

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魯也故東身以受命

今子受衛君而因之又欲流之於海是實言朝於晉

者而對晉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晉

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晉移心於晉矣子欲成霸

王之策不亦難乎太宰歸入復於王王報出令於百

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

以說矣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

處則寡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通公曰寡人聞命矣

築室不報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

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

報公宣子復見曰左昭右穆爲大室以歸二先君之

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欲

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也公然曰二數而一聽者其二

者非其道也

說苑

臣術

陳成子聞孺夷子皮曰何與常也魯曰君死吾不死

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於子何以與常對曰死未死

死未亡去亡其何死亡矣從命則君謂之順從命

病君謂之政逆命則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

有過不諫諍將危國亂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

國之不出則則之謂之諫諍諍諍諍諍諍諍諍諍諍

明王者使爲之也。國之幸何幸制也。使制法度也。幸所以備。何於廢不調。五數不熟。故王者爲不盡味而食之。禮曰一穀不升不備。禮二穀不升不備。三牲人臣之責。當掩惡揚美。所以記君過。何各有所據也。掩惡者謂廣德立禮之臣。所以爲君。君惡何君至。齊故設輔。聖臣官本不備。有遺失。故論語曰。陳司敗問。公知微乎。孔子曰。知微此爲君。隱也。君所以不爲。隱何以爲。君之於臣。無違。無異。其典止實一善而衆臣勸。一惡而衆臣懼。若爲。衆臣爲不可。給也。故論語曰。必力實。則以定厥功。諸侯臣對天子亦爲隱乎。然本諸侯之臣。今來者爲。聘問天子。無忍非爲。告君之惡。來也。故孝經曰。將順其美。臣致其惡。故上下治。能相親也。君不爲。臣隱父。爲。子隱何以爲。父子一體而分。衆相及。故論語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兄弟相爲隱乎。曰。然。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爲主也。朋友相爲隱者。人本接朋結友。爲欲立身。揚名也。朋友之道。四焉。通則不在其中。近則正之。遠則阿之。衆則忠之。惠則純之。夫妻相爲隱乎。傳曰。曾去妻。妻羞不聽。曰。婦有七出。不慕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樂妻令可嫁也。契然不聽而已。何問其故乎。此爲隱之也。

制讓

丞相史曰。山林不讓。似柱以成其崇。君子不辭負薪之責。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讓者。寡事己者。孤故讓及下者。無失策。衆及衆者。無煩功。詩云。陶陶於稼穡。故布衣肯得風。讓何況公卿之

史乎。春秋士不載文而書。短者以爲幸。士也。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諸侯僉雖不載。亦當領耳。下風無句。句指受。受徑於君子之堂矣。使文。文官之而是。使之言有何害。使文。學言之而非。雖微。丞相史孰不非也。

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夫排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孔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今子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臣。枉不能正。邪不能匡。臣流以辱身。從風以說上。上所言則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之於聲。終無所是非。衣履冠冠。而不能行其道。非真儒也。嘗若士。親文章。首目具而非。龍也。華靡似。葉而殊。味玉石相似。而異。類子非。孔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儒非吾徒也。冉有爲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樂者不爲知爲。樂者不爲仁。丞相史默然不對。

散不足

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反其曲。明若胡。車相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原之。嗟乎。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者。生無易由。吾不願其患。患至而後歎。嗟矣。

賢良曰。孔子讀史。說。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子。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慮。遠者。忘近。誠心。閑憚。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于。子。者。選。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焚。不。敢。戲。謔。孔。子。栖。栖。喪。則。也。墨。子。遲。遲。聞。世。也。人。夫。獻。焉。

鹽鐵論

丞相史曰。吾聞諸部長孫曰。君子正顏。名則道舉。德出辭氣。則遠邇倍矣。故言可達行。可則此有司。風甘所願。親也。若夫。劍。書。論。博。奕。射。盛。色。而。相。絲。奉。立。權。以。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文學。被。不。通。之。名。竊。爲。諸。生。不。取。也。公。孫。龍。有。言。曰。論。之。爲。道。辯。故。不。可。以。不。見。意。屬。意。相。見。相。寬。其。歸。爭。學。而。不。遇。則。入。於。鄙。今。有。以。不。仁。又。蒙。其。賢。無。以。更。責。恥。失。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俸。士。亦。未。見。其。能。用。鐵。石。而。醫。百。姓。之。疾。也。

賢良曰。賢生有言曰。愚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諫何容易。諫且不易。而況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度。不覺於患也。諫曰。五盜執一良人。柱木。惡。直。繩。今。秋。下。鍼。石。通。關。則。恐。有。盛。胡。之。累。值。鍼。藥。艾。則。積。不。工。之。名。損。其。胡。數。害。其。尾。子。之。路。行。止。之。道。固。執。耳。此。子。石。所。以。歎。息。也。

西漢書

論道

君子之事君。當備其調。而濟其所不逮。漢武帝好大喜功。乃者。極。靡。而。公。孫。弘。爲。相。乃。以。人。主。病。不。廣。大。爲。言。孟。子。所。謂。迷。君。之。惑。者。歟。齊。國。嘗。饑。孟。子。言。於。王。而。爲。之。督。粟。他。日。饑。齊。人。望。之。孟。子。忍。不。與。復。請。何。也。孟。子。非。有。官。貴。而。齊。王。本。無。愛。民。之。誠。心。一。端。而。獨。從。亦。覺。其。若。虧。虎。尾。矣。彼。受。牧。者。怒。然。立。視。矧。不。在。其。位。而。扭。於。數。計。得。不。貽。

權臂之請能以正子切於濟民且未免遊遁形迷人君不能舍己從人則無望平素言之罔伏也

性理大全

程子曰有剪桐之戲則隨事處規遵養生之戒則即時諫止

人臣以忠告善道事其君者須體納約自勵之惠必違其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亦有所明未有冥然而肯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詎諫強果者其說多忤厚明辨者其說多行愛感詎諫者其說也柔而實也柔而實者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也四老人之力執與大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執與周公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從而從此者蕭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季資於齊是其蔽也愛之欲其富貴久長於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所以導之者亦因其明耳故其受命如響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

元城劉氏曰嘗讀國語以爲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警歌曲史獻書師度腹賦諫誨百工諫燕人傳語近臣警規親補察御史教誨者又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三代之前上則公卿大夫朝夕得以納忠下則百工庶民猶執輪事以諫故忠言嘉謀日聞於上而天下之情無幽不屬無遠不通所以成君所舉必當者諫諍之效也後世之士不務勸於必成而務爲自全之謀正論遠散鮮有人告於是故員置數而責之以諫矣夫進言者日益少而聽言者不加

勸此天下之治所以於後於先王之盛時也
華陽范氏曰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強諫而觀其君之過舉至於天下成惡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誘以歸於君此不忠之大者也

國之將興必實諫臣國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而受實者興之祥也諫而殺我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大身必血氣周流無所壅遏而後肯能有壽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于言路而已

五峯胡氏曰事物之情以成則誠以戾則易足之行也非參升高難就卑易舟之行也亦參涉淺難離流易是故雅言難入而諛言易聽正道難從而小道易用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蓋本天下事物之情而戒之耳非謂太甲實凡而故告之以如是也美明之君能以是自戒則德業日新可以紀天矣

朱子曰內自臣工外及氓庶有能開廓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諫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得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八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四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忠恕不隱者日以聞於聽聽則夫天之際將有侯然舉陳於前者必後發後發則實制勝決量爲科品以爲施行
同淵源族旌柳事曰有無不可知但對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處遂創之也且伊川之諫其

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面善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爲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食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須以自養可也

南軒張氏曰某每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見上君便隨處消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得上書曰使節死義之臣雖得某對曰陛下未得所以求之道上曰何如曰曰犯難取諫中求則臣事可以得使節死義之士矣若平時不能犯難取諫他日安能望其仗節死義乎

武昭儀稱制長孫無忌欲諫褚遂良曰公國之元舅諫而得罪使上有殺元舅之名不如遂良先諫諫而不從公却繼之遂良至於奏勿此非不美也然費了多少氣力終亦不成事孰若高宗初幸尼寺取才入官之時大臣一言可去矣大凡事豈可不辦於幾微小處放退却來大處爭無益矣

東萊呂氏曰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賢能爲恭蓋安之適聲色之娛環慶之玩游敗之佚實爲治之大害其樂雖倍其哀雖移忠臣義士乃圖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貪穢也
大凡爲人須識綱目詞氣是綱言事是目言事雖正詞氣不和亦無益自古亂亡之國非無敢言之臣既殺其身國亦從之政坐此耳
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疎曰難遠則勢不接疎則情不通難則理不究故言之士不日也固也後周設諫氏之官渾乎其用意之深乎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陷王以敬者其勢近其情親其言厲若江海

之澤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章一事必萬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若履薄令同歸於戒者師氏亦有勸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廣王訓而虞人之廣獨傳焉師氏之所教必反復誦讀辭意萬足以爲百代憲規之法然求之於書畫傳聞之中雖華章片詞迥不可得是可惜已

西山真氏曰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聰賢相謀濟思慮一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爲害不細必歸忠貞之士諫正夫忠貞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爾能有所助則亦志伸而進行豈必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該官預聞得以開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天下但觀制政之得宜不知該者之何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况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難哉亦制制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固議必衆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豈已彰而不可言哉剛直之臣有激許不願以事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

君子小人之分難同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爲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爲利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遇其君者亦異夫爲人君者愛疎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爲欺故爲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爲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

豈以受諫爲不美哉蓋正論磨削都說不若公道通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不出諸此

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倘在己則知盡言以諫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貴君而未嘗以善貴己也其可乎後故爲大臣必以舉下有言爲教己之過而不以爲先己之短以爲愛己而不以爲輕己已爲助己而不以爲異己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魯齋許氏曰後世臣子謀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惑動則利害不應時都不信了或者於君前說早災可畏抗疏諫人爲善不細後皆無損再有便難說後來雖因此壞了天下也說不得磨砢宗爲諫畢山事曰後叩頭何足信此其驗也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惡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也人只得當於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大學衍義補

廣陳言之略

書金履祥曰宋高宗亦昌言
臣按帝舜以卑躬既陳知人安民之謀因呼禹使陳其善禹乃陳聖人之心未嘗自聖世雖已治而猶有願治之心書雖陳而猶有渴聞之念此帝世所以君無失德事無過舉而民無失所者歟平建汝鄴政無而從退有復言
臣按帝舜之德有虞之治萬世不可加焉者也舜之所行豈有背於堯者哉而猶求臣下之辨正猶恐其面諛或相順從而既退之後又復有言也後

世人主無帝舜萬分之一已有過失惟恐臣下之有言一有面折廷諍者斥責加之舉受人之面諛而不恤人之背言此其過惡所以益彰而治效所以不古若歟

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過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臣按聖人之所以聖者以其生聖聰明能知人之所不能知備有衆善能有人之所不能備者也帝舜不特其知而好問於衆人舍己之善而樂取善於衆人是兼能以下天下之知爲知衆人之善爲善者也惟其知衆人之知是故其知愈大有衆人之善是故其善愈備知大而善備此聖人之所以益聖而舜所以爲百王之盛帝也歟

書引征每歲孟春遣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臣按三代盛時人君爲治惟恐一行之不成蓋一事之不或舉一臣之或不恭其人德薄焉以求諫於其下非徒朝廷之上輔弼之臣朝夕納諫隨時規諫而已也又於每歲孟春之月使宣令之官振木鐸以徇於道路之閒使夫官之有職任者師之有道德者咸相規正有敎諭於其君焉不特此也於凡百如什人婦媼周主之賤財能匠師庶隸魯莊公之丹雘刻楮是已蓋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存故言無微而不可忽也

說命爰立作相王璽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諫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既弗視地厥足用傷

臣按高宗爰立傳說作相蓋踰其左右未遽他事
首命之以朝夕納誨以輔己德可謂知所本矣豈
於左右不欲說無處而不在也海之於朝夕是
欲說無時而有言也望之切至喻之以金之礪用
之舟楫大旱之霖雨以見己之必資於相臣之納
諫其切有如此者然猶以物爲比也至若譬之以
苦口之藥既足之行則又以身之所病足之所傷
者爲喻其望於說者益切矣然猶以形言也至其
所謂啓心沃心之言是欲君臣之間心相契而有
如手足之然而受江河之潤其漸而淫漬而入有
莫如其所以然而而者矣高宗求善於相臣其切
如此其所以嘉靖殷邦而有三代之令王也哉
設復千王曰惟不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
不令其不鳴歟不賦若王之休命

臣按此乃傳說高宗納諫之命言之也先備有言從諫者人君作聖之功人臣遵君之顧也高宗欲資之於人故以納諫責其臣傳觀使反求其己故以從諫之道望其君納諫者相臣之職從諫者人君之道也

王曰旨矣說乃言惟服乃不具于言于悶悶子行說
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悅不舉允協千先
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臣按高宗望傳說以有甘而說勸高宗以力行說

之意以爲王能行而說不言則咎在說說已言而王不行則咎在王不在說也嗚呼若高宗者可謂切於求諫而傳說者可謂忠於事君者矣故備載其君臣相與之辭以示萬世之法

時小雅南無正其第三章曰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
狼行遇則鼎所鑊其四章曰玆成不逮厥成不逮言
長壽御憐憫曰瘳凡百君子莫肯用訊應言則答謂
言則遇其五章曰哀哉不能言匪古是出維躬是瘳
奇矣能言巧言如流傳躬處休

臣按此詩先傷廟正大夫離居之喪鬱鬱之臣在君左右而不特憂言乃觀見當世之爲公卿大夫者可以書而不實言而爲君者非徒不實其言有可言者反以之爲病言纔出諸口罪已加其身彼夫缺缺以保祿位者當言者不能直言不當言者乃以爲之解說以取容自處其身於安佚之地其自爲計則得矣如君若何此時所以作也人君居

清閑之燕然因詩言以察時事而求諸朝廷之
國臣等之內其爲言者爲國者雖數詩所關過言
則各體言則退無乃今日臣等中亦有類此者歟
所冀宣放不能言匿去是出權材是苟知矣能言
巧言如流得船應休在吾今日亦有此等情態否
欺言如之臣子無乃亦有出言以爲病而受禍患者
歟其間亦或有不肯出言而自處其身於流逸之
地者歟凡其終日晝晏於吾殿陛之前得於閒暇
者安知其所以應對承誦者非詩人所謂巧言如
流者歟有一於此則必反其所爲使凡內而御卿
外而公卿與夫百官庶姓皆得以盡言言者有責

而得以處休不言者有罪而維昭是瘁母使一旦
驪致夫衰亂之世如成周之季然則朝廷無瘳故
之愚而宗社危亡之禍矣

臣按古人所以詢問及于勇猛者誠以淺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淺近而忽之也吁以果毅之人而其言猶在所不棄况公卿百執事乎桑柔第十章曰維此邇人靡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嘉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臣極亂亂之至必有疑先苟有智勇者皆能知之於未形之先人君若受直言就有見者皆得以言之於上使其勿所以預備而早防之則亂亂不作矣爲人上者其尚毋使一世之人畏己而不敢言哉孟子曰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吁不仁而可與言尚免亡敗之禍况未至於不仁者哉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政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監制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牧牧圉皆有親屬以相輔佐也譬則實之過則工之愚則政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故爲書督爲詩工誦陳諫大夫說衛士傳言庶人謗而蔽于市百工執藝以諫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於法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虐而棄天地之性哉不

古今圖書集成

臣接師範諭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終而夭之豈民甚矣豈其一人君於民上以從其性而棄天地之性由是官輒之可見人之生也雖有貴賤皆稟天地之性然人不能各循其所固有而或至於失之是以大於衆人之中立其一人以爲萬民之牧使不失其性焉非固圉是舉萬貴之位於以界之使其必歸於民上若此其所欲也若然則是養天地之性矣夫意者若是故是以受天命居民上者兢兢業業唯恐失其性足備孜孜汲汲以承上旨聞時聞處而省視海濱之陳之益惟恐棄天地生人之性與天命立君之義悖上天養民之心

國降周王虢國人虢王王怒得衛使區處者以
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
流彘夷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口也
千防萬堵而進者必多兵亦如之足故爲川決
之使周川建而置之使冒放大千殺殺使公難至千
烈士獻詩詩獻典史獻書師廣腰腰腰誦百工誦
人傳誦近近盡規觀風瞻察時史獻書艾條之而
後王則焉是以前而進下情

臣按公之所以爲厲土著者卽三代盛王所以求百納諫之實迹也三代之末必人人皆賢也而其所以爲治後世輒據之以爲不可及者誠以當是之時人人得言左右而諍無所忌之人隔曲曲藝無非規正之具善則勸之以必行否則沮之而必止彼方明而已見過不著而外間是以政無悖事固無謬言而天下享和平之治有以

也夫

漢文帝年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
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過十
一月晦日有食之過見於天示災大焉朕僅保宗廟
以儉約之身寄身民君主之天下下治亂存乎一人
博三執政寄者股肱也朕下不能治百姓上不及
累三光之明其不徒大矣令主其悉思朕之過失及以
昔見之所不及句以警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臣按此復聖人主以異異求育之始自文帝因日食下此詔後凡遇日食輿天地泰山崩水旱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言爲故事此亦人君見陰陽天威之一端天下國家之事每因災需皆諸人指言乃得失則人君將時得以聞過失與其知見之所及而有明改之無則勉勉天下國家其有不治也哉文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立贊受其言言不可用諍之言可用来之未嘗不稱善

臣按三代以下學帝王之賢者文帝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納諫尤其盛焉漢後世人士於封章之人固未有書一經曰者况敢犯其行誼而欲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皆用不可用者輒加之寡心知其善而用非之者亦未嘗有矣見本不善而稱其善乎吁文帝者可謂百世帝王之師矣帝又嘗下詔曰古之治天下猶有遊民之別非諫之

本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訕之罪是使朕位不敢晏然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諫方之賢良其辭之

臣按秦法有誹謗詬言之禁至是文帝始除之吁
文帝既除之矣後世人臣上言而乃猶坐以誹謗
詬言之罪何哉是發亡秦之迹也

十五年治曰昔者大禹勸來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
內舟車所至主人述所及辭不問命以輔其不遠近者
此其德也遠者通輿聽其教養力以異天子是以大禹
敢亡失德又以長極備皇帝親大禹去龍從並建
兼美以爲官師爲謀平極下之國而亂亂漢字也
平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厥德不德又
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首聞也故諒
有司諸侯佐三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
英明於國家之大體選於人事之善始及能言也
諒者各有人數將以遠服之不遠三大夫之行當
此三道賢其甚之故登大夫於朝觀編脈志大其
之要及永惟服之不德史有不平政之不宜
氏之不寧四者之國患陳其志者有所應上以廣
市之宗廟下以典萬民之休若者之於儒親親焉
臣按此後世主人主發策求言之始自文帝下
此詔後後世臣輔策士者亦謂此是亦人主求言
之一端也然唯故事面已求其真能明國家之
大體通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陳君之不德
史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如此諸者尤難
萬一有之能聽納其言而見之於施行者尤爲鮮
焉甚者反因其言之切直而黜退之如唐文宗之
於劉蕡者焉惟宋仁宗時考官以蘇轍對策切直
欲黜之仁宗曰朕以直言取人而以直言棄之人
其謂我有斯言也可以爲後世主人策士求言之

法

唐高祖時孫伏伽詣闕以三事上陳帝大悅因開
言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明暗於臣惟循倖上不
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將
亂反正命在安人比每盛心接待冀聞謬言然惟幸
網羅忠款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皆避異風悅首面
已豈朕所選哉

臣接高祖創業之君故知前代所以致亡之道所
聞上下相賊主驕於而臣略依上不聞過下不盡
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此數言者切中
本世君臣之弊讀之使人凜然有天下國家者可
不念哉

太宗問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其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己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無忌等咸曰陛下平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劉洎曰陛下化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項上書有不稱旨者或面加詰詰無不怒退非逆違言者之辟帝曰卿言是也當爲卿改之

臣按之官情少有過失輒懼人言稍涉疑貲似
加怪責凡萬乘之君乎太宗替問欲知已過實臣
下言其想失可以爲百世帝王之法夫厥後繼繼
之君高宗亦謂其臣曰往日侍奉膝下見五品以
上駑劣有忤下而奏或曰有違狀論終日不絕
豈今時無事公等何不言之也自今以後宜數論事
若不能面奏任各進狀應示亦謂其臣曰朕讀書
親政事以太宗御世每有一事少涉過差羣臣逆
諫者往復數四充厥諫昧自今每有事不得中者

卿須十論不得一二而已呼一帝之言若此豈非太宗若謀之善故其子若孫得於觀感而興起效法也哉

太宗聞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舜問下民故有明之惡得以上聞其無覆兇不能傲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致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致城陷之憂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吉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臣按三代以下好亂之君以唐太宗爲標首睦睦
書皇以告其君曰太宗以處受爲治本以直育爲
國華有而折廷歸者必爲齊電置之威而明言學
納有上封獻職者必爲顯心意之欲而手敢表揚
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獲德之化汝齊
舜之名此後世人主所當取法者

太宗採采英輿羅臣進見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寬開規諫嘗謂公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若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懷險自賈其臣阿諛順旨者既失國臣豈能自全如虞世基等蹈事煬帝以保身資煬帝既就弑世基亦誅公竊直用耳故事有得失無情重言

臣按賈山告漢文帝曰言靈之所舉無不稱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屈服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靈靈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闢而求陳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况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子之難以威壓之以重制雖有鬼神之智玉寶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

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今觀太宗每於臣下養事而假以顏色使其得以盡言而無懼且有合於實山之說其視後世人主恐臣下盡言風已

嚴厥罰之者蓋當樂矣中舉末世君臣爲戒
其臣上遇有失母情畫言其言儆切可爲世戒
然賢者其君曰古語有之願旨者所由來逆
者惡而交王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逆違非忘家爲
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書聞一說
或是以哲后與王知其若此求諫知不及納善如機

豈但從容不啼而已哉乃至求於言聽與聞鮮非不覺以下體而不採故失華辭遺翹不以其品而不齒故固必違言文聽與人之間而獨棄其虛聲敗跡勝之而帝德實成聖賢之高獨踐何病哉又曰貞弊察通言故能實化言文臨與誦故能收聞功大雅有陶子獨覺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得衆心不敢怠細微不敢放蕩寡後言無論不引用實言當理不必遽通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體微而效迷者不必愚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惠之以許其用無他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臣每讀史書見亂多治少因懷感歎者試思之竊謂爲下者其不顧忠爲上者其不求治然而下每苦上之不治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趨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三好勝人恥聞勸諫給拾街聰明罵戚戚忿復懷此六者君上之弊也霸欲顯望長懷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狡詐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詭譎者靡自而忠實之體不聞矣上時弊給必勸諫而折人者上侮聰明必勝度而罵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願望以言上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屬戚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殺必不能引咎以受現如是則下之畏慢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闈之重深萬里之限隔自攀轅而上擣撓手耳之光澤者廢

僅亮而無一焉就復觀之中得接官饌者又千萬無
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
鮮矣

臣按彼世人臣之尊視其君者無如寶號之此疏陷人君聽言納諫之道無怪於臣臣雖拜處於危伏視其君未及日理亂之責首當臣臣之矣矣免之效歷代嘗試之矣有典章在殿前足徵其於指豎施爲在陛下明鑑所擇耳伏願聖陛下之選閣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屬推轂之美其陛下也待之以慈順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曰事以詳其理不繁人以給不自衛以明不以先竟焉能不以謙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而不大聲色以示威又曰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矣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臣明我之能惡諫者之高淺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斯言也誠爲世人君聽言納諫之龜鑑臣不復他有所言請卽是以爲九重獻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令每月內殿起居百官以天時對並指陳時政得失事有急切許非時入闕上章不候天對

高宗詔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員面對朕當虛心以聽其實

臣持唐人有輦對之制宋太祖因之許令百官以大輦對指陳時政得失於宋之世君得以親其臣臣得以近其君言論之間得以相接上下之情得以交通非惟得以周知天下之事下民之情而凡

臣下才器之高下學識之淺深心術之邪正亦終
於是得以見焉

帝初即位召名臣問光先告其君曰周易天地交泰人心離散不交則爲否否者父天也臣民之象也故君臣離心以訪問之言臣譬使以獻言則庶政修治邦家又安得志焉士大夫以儉舍身爲智危言正論爲忠是故放逐近耳大夫以儉舍身爲智危言正論爲忠是故放逐下情蔽而上不達上恩壅而下不達聞怨怒滿心疾育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旰未食而下無所訴公私相困財盡已繁積賴上帝休祿不大飢祖至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則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言封狀書極言在京則於院投下書特選入在外則於州縣投下附遞奏聞官不得取賈賈賈則本強可抑選陞下於縣政之駁駁屬有蘇其義理稍當者即施行其言而歐擢其人其次取其長拾其短其所短其在惡節惡無可採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非如此則謫官日進羣情無從下雖深居九重四圍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爲能其所欲乃治安之原故太平之秋也聖君明君有沮難者其人必有憂惡畏人也臣等欲使聖君明此不可不察

臣接哲宗初政名司馬光於洛問光所當先者光首上此疏且以端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臣竊以端光之此疏非獨當時人君所當知實萬世人君所當知者也臣嘗因是而通論之曰者心之製也人心有所憂必假言以疑之帝王其知免我

言爲試人之則聖賢莫如孔子孔子以言爲知人之本是則言之爲言其所關作之大有如此者是
以自古帝王既自諱其所言尤必求人之賢以爲
己助因人之言以爲己鑑則則身之惡則納之卑
辭以誘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來之博問以盡之
和顏悅色以受之天心宏度以容之或爲之科目
如所謂直言極諫者或爲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
闕者或因災眚而下詔以求或因患難而責之以
防或爲輪對之制使人人得以自達或設登聞之
鼓使事事爲以上聞無非求天下之言以成天下
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以陳言而善者則立賞以
勸之傳曰與主實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削刑
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罰是也言雖過於計
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史
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嘉言罔攸
休戚皆因言以達之於上有以爲思慮預防之計
而不至於燎肺無及之悔則天下國家永無危亡
之患矣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
對曰大臣持威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
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嗚呼思而謂之大豈非
言路不通其患必至於危亡也哉是故天下之患
莫大於人君處危亡之地而不知人臣知危亡
之禍而不敢言爲人上者誠能廣陳言之路弘容
言之量言之善者有賞言之非者無罪當言而不
言者有罰則大臣不至於持諫小臣不至於畏罪
而下情上通矣天下國家又豈有危亡之患哉故

日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伏惟聖明留意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六百七十二卷目錄

陳評部名臣列傳一

上古

夏

商

周

召虎

成哀伯

東郭牙

富辰

里革

師曠

白公子沉

郵無正

孤偃

莊辛

漢

汲黯

王章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官常典第六百七十二卷

陳評部名臣列傳一

上古

夏

商

周

召虎

成哀伯

東郭牙

富辰

里革

師曠

白公子沉

郵無正

孤偃

莊辛

漢

汲黯

王章

漢

汲黯

王章

漢

汲黯

王章

漢

汲黯

王章

漢

汲黯

王章

漢

汲黯

則死忠之至也退而不去者三其料問何以自持比

于日修善行仁以義自持結聚曰吾聞聖人必有義

信諸達殺其子則觀其心也

按斯序作作趙穆之刑主了且于日暴不避非忠

臣也與死不當其國士也死過時諱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至也還選諱之則不去刑而而殺之則則死忠之

官司之干非君所及也公曰吾時略地遂往陳留而觀之傷伯稱疾不從書曰公失領於東非禮也且言連地也冬十二月辛巳歲傳伯卒公曰叔父有威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減哀伯

按左傳桓公二年宋穆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樂令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樂令先言官曰司馬則已殺孔父而殺穆公名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人肅公齊陳鄭皆有路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郕大葬於宋戊申納於太廟非禮也或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衆百官皆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肅廟卒廢大路燬廟大喪不設象食不設昭其儉也哀見釁而帶裳幅焉衛社稷祀昭其度也漢李韓韓韓韓韓韓韓韓韓韓韓韓韓韓韓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屬也歸也歸其歸也三辰炳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衆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放焉紀傳今歲傳立遠而重其歸器於一朝以明示百官百官衆之其又何殊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亂敗也都則在朝而失其德武王克商遷九鼎於維也義士公或非之而况將昭遠祖之路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威孫達其有技於發乎君達不忘謙之以儆

監見

按青州府志監見齊人襄公使彭生賦魯君曼曰賢者善也智者究理今彭生踐行以賦君使君失親戚之禮夫爲卿之具原於君後若如其言此可與魯

申擯並傳左氏不之紀實于此之

東郭牙

按青州府志東郭牙齊人管仲曰犯君顏色違謀必患不避死亡不援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以爲大諫之官

蒙等

按左傳莊公十八年冬巴人伐楚十九年春楚子黎之大敗於津適蒙等弗納遂往黃敗黃師於暗處還及敗有疾夏六月庚申申蒙等葬諸父室亦自殺也而葬於莊墓初蒙等強諫楚子楚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蒙等曰吾懼君以兵罪更大焉遂自刺也楚人以爲大聞謂之大伯使其後蒙之君子曰蒙等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利利而不忠納君於善

富辰

按國語襄王二十三年鄭人侵滑王使游孫伯清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復伐鄭富辰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譚閱侮人百里明文公之詩曰兄弟閱於牆外擊其傷若是則國乃內而而難問不股視也鄭在天子兄弟也鄭武莊有大勳力於平桓凡我周之東遷晉鄭足依子孫之亂又鄭之由定今兄小怨之是以小怨累大德也無乃不可乎且兄兄弟之怨不微於此微於他利乃外矣章怒外利不義章怒即不祥以怨報德不仁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祥則禍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餘軍百姓令聞不忘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十七年王降孫師以伐鄭王德孫人將以其女爲后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六百七十二卷詳部

宮既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聞也利內則禍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失其無乃陷乎晉韓之國也而大任紀綱由大姬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晉鄭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紀鄭由叔姬鄭由鄭姬息由陳姬楚由楚姬釋由李姬重由則姬是皆外利親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君爲明賢動衆老也况親睦新親舊何則民莫不奮其心力以役一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民大夫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懷祿各以利是求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晉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晉封侯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分王而棄之是不助也鄭伯捷之諸侯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晉陳莊也鄭出自宣王上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雖新不聞舊王以晉女問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實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昭舊盟封叔隗也不可服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晉后晉人來諫殺伯富辰曰昔吾昭陳王王弗從以及此雖若我不出上其以我爲對乎乃以其屬死之

宋公子目夷

按左傳僖公八年宋公孫于莒父固諫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于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目夷又不顧遂走而退 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教順

